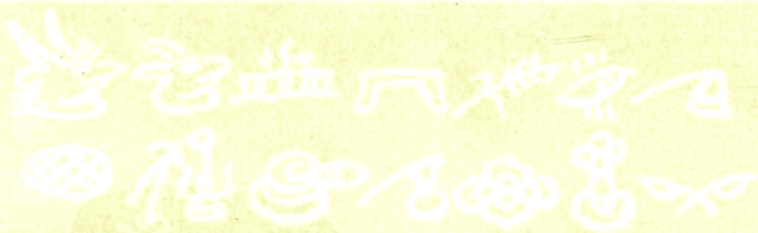


丽江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丽江市政协文史组编

丽江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丽江市政协文史组编

一九八五年七月

目 录

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

.....方国瑜编撰 和志武参订 (1)

军阀混战时期丽江的一页.....赵银棠 (13)

发扬讲武堂和黄埔的革命精神 (分校生活片断)

.....杨尚志 (21)

黄军暴动始末.....尹启汤 (44)

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丽江县人民武装三中队的建立

.....和凤彩 (53)

纳西族的音乐、美术和闲暇时光

..... (俄) 顾彼得 作 宣科 译 (59)

别时谢礼 ——白沙细乐.....和锡典 (68)

明代的丽江壁画.....和在瑞 (72)

关于和绍孔将军的几句话.....陈光平 (84)

和继圣的故事.....和祖武 (87)

张如膏轶事数则.....和汝恭 (97)

张丽川先生事略·····	张静亭(101)
丽江各时期的学校·····	和汝恭(104)
解放前纳西族的婚礼·····	和汝恭(113)
云南丽江李君汝哲墓志铭·····	熊庆来(128)
季弟耀箕墓志铭·····	李静生供稿(130)
方国瑜教授墓志铭·····	(132)
英勇献身的模范指导员和自兴与妻诀别书 ·····	木大兰供稿(134)
傈僳族首领恒乍绷反抗满清王朝的点滴资料·····	和在瑞(137)
丽江纳西族民居概述·····	木庚锡(147)

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

近代纳西族居住在祖国西南金沙江（长江上段）上游地带，略以长江第一湾流至东径一百度四分处，自北而南，分作东西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的纳西族约三十万，称谓复杂，一般说来，东部称为麼些，西部称为纳西；见于史笈纪录，则通称麼些，现在已确定“纳西”为共同的族名。从本族自称来说，西部自称纳西，东部自称纳或纳汝。按：西或汝之意为“人”或“族”，而以纳为专名，纳的取意为“大”，名从其主，称为纳西“纳西”是正确的。至于麼些为他称，见于纪录无定字，同音异写，且含有侮蔑，应当废除。兹述历史，徵引见于纪录的名称，仍其旧文，并不是认为这样的称谓是正确的。

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在漫长时期，劳动人民不断创造经济、和文化，经过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为缔造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之一。其渊源迁徙和分布，见于纪录可考者略说之。

古羌人支系

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礼记王制篇：“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按：古

时居住在西北草地的羌人，以游牧为主，部落分居，有“五戎”“七戎”之称（尔雅释地），先后向东、西、南三面迁徙，渐迁而远，分在各地创造了历史。其向东迁徙者，如夏部族内有羌人，史记六国表说：“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帝王世纪：“禹生于西羌，西夷人也”。又商部族邻近有羌人，诗商颂殷武篇说：“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甲骨刻辞有羌方部落（北羌、马羌）又有伐羌、往羌、获羌、来羌、用羌之事，为商之一部。又周部族亦有羌人，诗大雅生民篇说：“厥初之民，时维姜嫄”；后汉书西羌传：“西羌，姜姓之别也”；按：“之”字应作“其”，姜为羌之别姓，有称“姜戎”（左襄十四年），其齐许申吕诸国皆姜姓。大抵夏商周三代，羌人东迁，散居于黄河中游地带，名号甚多，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后为形成“汉族”之成员。其向西迁徙者，后汉书西羌传说：“附落南出赐友（禹贡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又说：“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有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诸羌分居，名号甚多，传说古史有戎、羌、堆、博诸部，后以博为中心（发、伯特），融合形成藏族之先民。其向南迁至蜀汉近境岷江流域分支而南者，为西南各族之先民，支别甚多，纳西族即其一支。

见于纪录之羌人支派，各为族别，而语言有相同特徵，据调查近代各族语言，从语音、语词、语法，分析综合研究其亲属关系，所得结论，有汉藏语系，分汉语、苗瑶语、壮傣语、藏彝语四个语族。其藏彝语族，分藏语、彝语、景颇语等三个语支；又彝语支分彝语、纳西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白语等语言。各族语言都是历史形成的，语言之亲疏关系，可

知其族属渊源关系。纳西族传说汉、藏、纳西三族的祖先为三兄弟，即因其族属渊源有关，且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友好往来，互相影响，亦有迁徙融合，故传说如此也。

南迁羌人之纳西族先民，所居住的地域，年代及社会生活，见于记载者，虽不详而大概可知，分说如下：

旄牛道的越嵩羌

纳西族渊源于自河湟地带南迁的古羌人。后汉书西羌传说：古羌人“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嵩羌是也”。又说：“牦牛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按：所谓牦牛羌，散居在祖国西南蜀郡边境广大地区，支别名号很多，麽些族是其中之一支。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说：“唐时所谓麽些蛮，即羌种之流入者。”这是可以确定的。

史记西南夷传说：汉初的蜀贾人，“取作马，焚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按：“髦”即“牦”，以产牛著，与蜀地经济联系很密切，为蜀郡边境的部族。后汉书西南夷作都传说：“元鼎六年（公元一一一年）以为沈黎郡，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年）并蜀（郡）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按：“旄”亦即“牦”，以旄牛为地名；水经若水注说：“大渡出徼外，至旄牛道，”则旄牛在大渡河上游今泸定地区，而青衣在今雅安地区。作都传又载：永平中（本纪在永平十七年，公元七四年）旄牛道的白狼、盘木、唐亡等奉贡，献诗三章；这就是所谓白狼歌，共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从对译的意义来看，用汉语及过于抽象不

能确定本义的八十字，其余九十余字，基本上与近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语法亦相同；可知白狼语与纳西语的亲属关系是很密切的。从语言的亲属可以推知族属渊源关系是很密切的，纳西族的先民，是从大渡河以北地区迁徙而南。

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说：“麽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之民族也。”又说：“今泸定县南之摩西面，实称摩西面，谓摩西古境也；”不知这个地名是否很早时期已有；若然，则大渡河北旄牛族地区早已有摩西一支的族名。其在大渡河以南者，元史地理志建昌路邛部州说：“昔麽些蛮居之，后仲由蒙（按彝族祖先），之裔夺其地；“按：邛部州即今越西县，何时为仲由蒙之裔夺之，不得而知。惟元志闕州曰：“昔仲由蒙之裔孙名科居此，至三十七世孙樊罗内附；“若仲由蒙之裔得邛部地，亦为同时，则麽些族在邛部失败，约当公元三世纪末（西晋时期）。由此可知，麽些族早年居住在邛部州，后来始衰；但非完全失败，还在长时期有麽些族住在这个地区。冕宁县志载清康熙年间，还有麽些族的土目和土民，这是从很早时期住在大渡河南的麽些族。我在一九六〇年春到冕宁访问，遇西番人宋占胜，据说：“往昔麽些村落，大部现已操汉语，老规矩已不存在。”又听说有一位冕宁麽些族干部在西昌专区民委会工作，我转到西昌时，他去畜牧场，冕宁麽些族的情况还弄不清楚。

定作的摩沙族

麽些族居住大渡河南的年代很久，也在早期已有一部分从这地区迁到雅砻江下游一带。华阳国志越蜀志越巂郡定作县

说：“县在郡西，渡泸水（按：此东泸，即雅砻江）宾刚徼，曰摩沙夷。”按：“曰”字，今本作“白”，从蜀中广记卷三四引文改正。“摩沙”即麽些名称最早的记录。定作即今盐源县。华阳国志又载：张巖至定作，“夷帅狼岑盘，木王舅不肯服。”此说已见于三国志蜀志张巖传，称“定作豪帅狼岑，盘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按：张巖至定作，应在延熙三年（公元二四〇年）稍后，狼岑即定作豪帅，为盘木王之舅；盘木即后汉书之白狼盘木，在旄牛道，与定作县摩沙夷为婚姻，亦可知摩沙夷与旄牛夷有亲属关系。且疑摩沙之“沙”，即纳西语之“崇”，意为人或族，摩沙即摩族，以旄得名，汉语称之，沿用至近代。

麽些族居住在定作的年代可能很早，据丽江木氏宦谱说：摩娑人居定作，世为昆明总军官，传至唐武德时叶古年凡十七世。若此说可信，则在公元二世纪末，定作境内已有摩娑土长，与三国志所载相合。在这地区的摩娑族，后来繁盛，樊绰云南志卷一说：“台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罗，泸水从东北来，至曲罗萦回三曲，中间皆麽些部落。”又卷六说：“昆明、双舍至松外以东，近泸水，并麽些蛮种村落所居之地。”按：台登城，在今冕宁县南之泸沽镇，直西至西望川，应近雅砻江沿岸，惟不能确指其处。又此泸水，亦称东泸，樊志卷二说：“东泸，占诺水也，源出蕃中节度北，”此即今之雅砻江。流至曲罗，不详其处。水经若水注引益州记曰：“泸水源出曲罗，”郭允蹈蜀鉴卷九转引作“李膺益州记，”则曲罗地名已古，但非在泸水源，戴校本经注已疑“有舛误，”盖衍“源”字。又樊志卷六说：“昆明城，东泸之西，正南至松外城；”按：昆明即今盐源县，松外在其南。新

唐书地理志嵩州昌明县说：“贞观二十二年开松外蛮，置牢州及松外、寻声、林开三县，永徽三年，州废，省三县入昌明；”疑昌明即在今盐边县，寻声即双舍，音读相近。樊志说：“东泸流至寻传部落，与麼些江（金沙江）合；”又说：“麼些江至寻传与东泸合；”疑寻传即寻声之误，寻声部落在雅砻江与金沙江会流之处。大抵，今雅砻江下游盐源、盐边两县，唐代为麼些族居住之地。

元史地理志柏兴府说：“昔摩沙夷所居，汉为定作县隶越嵩郡，唐立昆明县，天宝末没于吐蕃，后复属南诏，改香城郡，元至元十年，其盐井摩沙酋，罗罗将茹库内附。”按：柏兴府即今盐源、盐边之地，应在元代以前已为摩沙族与罗罗族共居，各有土长。明史建昌土司传说：“柏兴府贾哈喇境内麼些等部；”又说：“贾哈喇者，麼些洞土酋也。”按：蜀中广记卷三十四引土夷考、九种夷，有麼些族，即在盐井卫。卫属土千户所，有左所千户姓刺，左所姓八，中所姓刺，前所姓阿，后所姓卜说：“国初归附授官，贡马事例皆同，”是从元代沿袭的土职。

嘉庆四川通志卷九十七土司志盐源县，会盐营所属，有左所（刺姓）、右所（八姓）、中所（刺姓）各为千户，前所（阿姓）、后所（白姓）各为白户，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都说是“麼些夷人”，共管一千七百四十五户。此外，还有瓜别安抚司巴氏管一千二百五十三户，古柏树千户郎氏管五百八十六户，也说是“麼些夷人；”按：瓜别、古柏树在今盐源县西部。

自汉以来，麼些族居住在定作县，后来繁盛，自唐以后罗罗族迁居这个地区，麼些土长已不能统治全境。明代设盐井

卫，设置军屯，麽些土千户分隶军衙，社会经济文化的改变很剧烈，清时土职虽沿袭至近代，势力已衰。又由于民族融合，麽些族人口已少，据近年调查，在盐源、盐边、木里等县的麽些族共一千四百九十七户，一万零八百三十六人。

（志武按：盐源地区自古以来的居民，主要是麽些族，解放初期的调查资料，也称为麽些或麽梭，不久出现了所谓“蒙族”的称谓，不认为是纳西族。一九五六年，我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纳西语调查组，到四川西昌民族干部学校，就盐源、木里、盐边等县的“蒙族”学员和干部调查语言，经过初步分析研究，证明不是“蒙语”，而是纳西语。一九五七年在昆明召开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时，四川省民委曾派两位代表，参加纳西族语文讨论，最后通过《纳西语调查报告》，将纳西语正式划分为东、西两个方言，上述盐源、木里、盐边的所谓“蒙语”，属于纳西语东部方言。一九六二年四川省志民族志调查组所写的《盐源、木里“蒙族”识别调查小结》认为：“根据我们访问一九五二年前后在左所和永宁工作过的同志所得的材料，改称“蒙族”是个别上层搞出来的。（即永宁土司和左所土司）这些上层人士抱着政治野心，拟将盐源、木里和宁蒗县“摩梭”改称“蒙族”，建立至少相当于县一级的自治单位，从而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和民间传说，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活动。该识别调查小组经过对民族名称，历史、语言文字、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认为：盐源、木里“蒙族”不是蒙古族，而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应该称纳西族。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西洱河的越析诏

定作地区的麼些族，有渡金沙江而南至洱海以东地区的部落，樊绰云南志卷三说：“越析，一诏也，亦谓之麼些诏，部落在宾居，旧越析州也，去囊葱山一日程。”又卷一说：“越析州，今西洱河东一日程，越析州咎长故地也。”又卷二说：

“囊葱山，在西洱河隅，河流俯啮山根，土山无树，石，高不过数十丈，面对宾居，越析，山下有路，从渠敛赵出邓川。”又卷五说：“渠敛赵东北至毛郎川，又东北至宾居，又北至越析州，麼些诏故地也。”按：樊志所载越析诏的地域甚为明白，渠敛赵即赵州，今之凤仪；邓川即邓多诏，今之邓川，自渠敛赵赴邓川，沿洱海东岸行，过玉案山，当即囊葱山；距此一日之宾居，今犹用此名，宾居北即宾川县城，越析诏城应在其地，所管为洱海以东地区。惟元一统志丽江路建置沿革说：

“唐为越析诏，或谓麼些诏，”元史地理志同，即以麼些族盛于丽江，而作此说，并非有据。

麼些族何时迁至越析州，不得而知，惟在开元年间，势力强盛，为六诏之一。后为蒙舍诏所败，樊志越析诏说：“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开元中（原误作贞元）通诏主波冲之妻，遂阴害波冲，剑南节度巡边至姚州，使召寻求笞杀之，遂移其诸部落，以地并于南诏。波冲兄子于赠，提携家众走，降铎鞘，东北渡泸，邑龙怯沙，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总谓之双舍。于赠部落亦名杨堕，居河之东北。后蒙归义隔泸城临逼于赠，再战皆败。长男阁罗凤自请将兵，乃击败杨堕，于赠投泸水死。数日始获其尸，并得铎鞘。”南诏击败越析诏事，亦见德化碑说：“越析诏余孽于赠，恃铎鞘，骗泸江，结

彼凶渠，扰我边鄙。……诏（阁罗凤）弱冠之年，已负英断，固请自证，志在扫平，梟于赠之头，倾伏藏之穴，铎鞘尽获，宝物并归，解君父之忧，静边隅之侵。”按：于赠携家众弃越析州，东北渡泸水，应在开元二十六年之前，（是年已平五诏，唐封蒙归义为云南王，见册府元龟九六四）。蒙归义乃隔泸水与于赠对峙、于赠复渡泸与南诏战，当因麽些部落不是一次全部迁走，在越析地区还有势力，企图恢复。既被阁罗凤击败后，南诏不容麽些部落，遭到扫荡，都退回泸水以北。阁罗凤出征，应在开元二十八年，盖阁罗凤生于开元九年（见白古通浅述，）是年称弱冠也。

于赠渡泸而北，“邑龙住沙，”“谓之双舍，”按：新唐书南诏传作“邑于龙住河，”疑“沙”字为误；樊志卷七说：“东蛮麽些蛮诸蕃部落，共食龙怯河，水中有盐井两所；”此龙怯河即龙怯河。又双舍即樊志卷六所谓“昆明、双舍至松外以东边近泸水之地，为寻声之转音，（已说见上文）。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典说：贞观二十二年四月，梁建方讨松外诸蛮，“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方击败之，”亦载新唐书南蛮传，作“酋帅双舍，”以双舍为人名了疑“蛮酋双舍，”或即“双舍蛮酋”之误，也可能同用为地名和人名。从记载可知双舍在今盐边县境，而龙怯河即今龙罗河。向达蛮书校注说：“后来越析北徙至今丽江一带；“惟非北徙至丽江，见于纪录之地名，甚为明白。盖麽些族是从双舍地区渡泸而南至越析州，聚成部落，其势渐盛，既为南诏击败，又退回双舍，此后泸水以南无麽些族居民了。

昆川、西爨的麼些人

麼些族居民，曾被南诏掳掠安置在昆川地区。樊绰云南老卷四说：“磨蛮，（新唐书南诏传作麼蛮些蛮）……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又卷六拓东城说：“贞元十年，南诏破西戎（吐蕃），迁施，顺，麼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按：旧唐书本记：

“贞元十年三月庚辰，南诏异牟寻攻破吐蕃铁桥以东城垒十六，擒其王三人，降其民众十万口。”又樊绰云南志卷七昆明城说：“有大盐池，比陷吐蕃，贞元十年春，南诏收昆明城，今盐池属南诏。”通鉴：“贞元十一年十月（纪年月误），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掳施、顺二蛮王。”新唐书南诏传：

“异牟寻攻吐蕃，复取昆明城以食盐池，因定麼些隶昆川（原误作昆山）西爨故地。”按：贞元十年正月五日南诏异牟寻与唐使巨陞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即出兵吐蕃，取铁桥以东城垒及昆明城；在这地区，多为麼些族所居，掳掠一万户人口安置在昆川，这是一次大量人口的迁移。昆川即昆州，在今滇池周围地区，迁到这个地区以后的事迹，不获知其详；惟南诏控制被征服的麼些族人户，想来不使他们聚居，而是分散在西爨各地；后来融合于爨族，没有单一的麼些族存在了。

元史地理志没江路说：“初麼些蛮居之，后为爨蛮所夺，至段氏时，麼些蛮之裔后居此甸，号罗伽部；”又阳宗县说：“昔麼些蛮之裔居之，号曰强宗部；”又新兴州说：“段氏时，麼些蛮分居其地。”此所谓麼些蛮，是不是被南诏安置在西爨故地的麼些族后裔，而至理段氏时期仍设为部呢？陶云逵的关于麼些之名称分布与迁徙一文，是肯定的，他谓唐，宋，元时

代麽些民族分布图，就在潞江、玉溪（新兴）注记麽些居民的符号。但这是元史地理志的误字，并不可靠。元史地理志新兴州研和县说：“麽些徒蛮步雄居之，”此称为“麽些徒；”又潞江路江川县说：“至段氏，些麽徒蛮之裔居此城，更名曰步雄部，”则麽些为些麽徒之误。又元史地理志在建水州，宁州并说：“些麽徒蛮居之；”在晋宁州归化县，呈贡县、弥勒州，威楚路定远县并说：“些莫徒蛮居之。”凡元史地理志所载的些莫徒蛮，些麽徒蛮、麽些蛮，是同名异写，而麽、些二字为误倒，不能以其误而认为大理段氏至元代潞江，新兴还有麽些族存在。

考新唐书两爨传说：“爨夷之西有徒莫祇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二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邱、求五州，肃郎州（今曲靖）都督府。”地理志诸蛮州所载同，通鉴亦载之。此徒莫祇，即元史地理志的些莫徒，明一统志卷八十六作撒摩都，亦作些门，景泰云南志卷四楚雄府说：“定远县之民，有曰撒摩都，即曰罗罗之类，”明、清地方志书记载撒摩都，同音异字甚多，近代有作散民，自称撒马都，这就是唐初记录徒莫祇相传至今的名称，不能与麽些族相混。

丽江永宁地区的纳西族

麽些族自定作再向西迁至金沙江上游地带、樊绰云南志卷四说：“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又卷一说：“牂牛河，南流过铁桥上下磨些部落，谓之磨些江。”按：铁桥者，樊志卷六说：“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贞元十年，

南诏异牟寻用军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元一统志丽江路古迹说：“铁桥，在巨津州之北，其处有城，亦名铁桥城，吐蕃尝置铁桥节度于此。南诏异牟寻破吐蕃，断铁桥后，自此桥废，基址尚存。”正德云南志卷十一丽江府古迹说：“铁桥，在巨津州北一百三十余里，跨金沙江，异牟寻归唐，与韦皋合兵破吐蕃，断铁桥，即此桥。桥所跨处，穴石锢铁为之，遗址尚存，冬月水清，犹见铁环在焉。”按：铁桥遗址在今巨甸（巨津州城）北一天路程的塔城关，已不见铁环。自唐调露二年（公元六八〇年，吐蕃向南发展势力，置神川都督于此，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南诏异牟寻破吐蕃于神川，收铁桥以东十六城垒，设铁桥节度，即包有今丽江、鹤庆、宁蒗、永胜等县之地。樊志所说：铁桥上下磨些部落，并不限于铁桥上下，而是指铁桥节度地区，且铁桥城上下，沿金沙江两岸，崇山峭壁，可居之地不多，早期居民所选择的，当在较为广阔之地。铁桥上下，乃泛指铁桥节度区域。

在铁桥节度区域之内，麽些族所居有大婆、小婆、三探览诸地，略作考说。樊志卷六说：“昆明城在东泸之西，去龙口十六程。正北有诃苴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龙怯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览城，又西北至铁桥城。”按：此为昆明城（今盐源县）出发向正北正南、西南、西北诸路的地名，即小婆、大婆为向西偏南的路线，三探览、铁桥城为向西偏北的路线。樊志又说：“宁北城，北地有虺川，又北有贵川，又北有即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铁桥城北九多川，”此为自宁北城（今邓川），出发北至铁桥，九多川（今巨甸）一路之地名。称为“川”，即平坝，据地形释之，虺川在今牛街坝，贵川在今松桂坝，即婆川在今鹤庆坝、桑川在今丽

江坝，此数地间相距并约一天多的路程。郎婆应在鹤庆，今纳西语称鹤庆为冷卜堆，意即冷卜地，与郎婆川之音相近。疑郎婆即大婆，大婆城在今鹤庆坝也。元史地理志鹤庆路说：“昔隶越析诏，”即因昔为麽些族所居。又元史地理志北胜府顺州载大婆、小婆地名，即因古为小婆地；顺州在今永胜城西，疑小婆城在今永胜地。与樊志所载昆明城（盐源县）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之说相合。

又樊志之三探览，疑“三”下夺“多”或“川”字，应作三多，探览，为两地名。三多者；元一通志丽江路通安州说：“州治三多，亦曰样渠头多；”元史地理志说：“通安州昔名三多；”按：样渠头为丽江城区。又三多疑即桑川之异写，今藏语犹称丽江为三多。又探览者，元史地理志丽江路永宁州说：“昔名楼头甸，地名答竺，”按：楼头，即今之永宁城区，地名答竺即探览之异写。此三多，探览在昆明城西北地区，与樊志所说相合。

上述大婆、小婆，三多、探览，并为铁桥节度所属，当即“异牟寻攻收吐蕃铁桥已东城垒十六”的几个重要地名，为麽些族所居。而三多，探览的麽些部落，后来造成强大势力。元史地理志永宁州说：“接吐蕃东徼，麽些蛮祖泥月乌逐出吐蕃，遂居此多，世属大理，宪宗三年（公元一二五三年）其三十一世孙和字内附。（柯劭忞新元史地理志作三十三世，不详所据）又通安州说：“昔仆解蛮所居，其后麽些蛮叶古乍夺而有之，世隶大理，宪宗三年，其二十三世孙麦良内附。”按：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征大理，元史世祖本纪说：“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木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即先至永宁、丽江，收服麽些族土长。这时，在这两个地区有麽些族居民的年代不获知，其部